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四十一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答蘇武書

李少卿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左氏傳僖公三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

問休暢幸甚幸甚小雅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子桓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跡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韝古豆切毳川芮切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說文曰韝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傅韝注曰韝形如射韝縛左右手於事便也毳幙氈帳也烏孫公主歌曰肉為食酪為漿舉目言笑誰

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廣雅曰裂分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笳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傅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毛詩曰騆騆牧馬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賈逵國語注曰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竝為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背恩不報為負恩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户也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心以自明刎士粉切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秖音支令人悲增忉怛耳爾雅

曰忉憂也方言曰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切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帝也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作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破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將

搴居展切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搴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埽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成子父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淳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足地名今傳俗用匈奴既敗舉國興師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强騎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切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

首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火故切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戲欲飲淚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敢按尉管之五十匹人匈奴于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竝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

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人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纔也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云云謂漢朝執事之人也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誠

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拳振曰重耳將自殺子曰申生虛死

子復遁之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上具切不死三敗之辱

卒子律切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王王欲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

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仰天椎直追切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宫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

白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將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辭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就自菹肉醬之文

鼂錯受戮周魏見辜

鼂錯已見西征賦漢書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南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因蚡不敬遂論嬰棄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鵩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

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

先將軍謂李廣也責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

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廻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曰剄姑鼎切

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巨依切死塞北之野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絶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

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

敗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黄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道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元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戸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嗟呼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

人（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滎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曩者辱賜書教

以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意氣懃懃懇懇懃懃懇懇忠款之貌也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僕雖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與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言衆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鬱悒不通也楚辭曰獨鬱結其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為誰為之乎復欲誰聽之乎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

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悦己者容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點辱也往前與我書書宜應答但有事故不獲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還為中書令任職當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賊事家之私事也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得竭志意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欲使其怒以度已也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廣雅曰懣悶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胸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謂在安恨不見報也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符信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立名者行之極也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急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

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憯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醜猶恥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逅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者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

上令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史記展躬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

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工之四事無一遂假欲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裴駰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鄉者僕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既今僕射外朝也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吏在闒茸之中闒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闒獰劣也呂忱字林曰闒茸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

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士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出入周衛之中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

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夫語助也論語子曰有是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書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曰徇從也營也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

此令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遘合會之孽謂生其罪釁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徒弔切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也地高故曰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顧野王次曰欲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給供給也旃裘之君長咸震怖旃裘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

人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强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切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孟康曰沫音頮善曰頮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頮也說文曰頮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卷此言兵曰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卷猶可畏也況三千萬被堅執鋭乎顔師古卷讀為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

遺陵將得十死力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柱切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切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甘衆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立効以當罪而報漢恩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切於天下矣謂摧敗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

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魚解切眦柴懈切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說文曰列分解也因為誣上卒從吏議言衆吏議以為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

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顔師古曰隤墜也而僕又佴之蠶室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窗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義以為置蠶官令丞諸法云諸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顔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

所輕也〔說文曰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杜預曰俳優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螻蛄也蟻蚍蜉也皆蟲之微者故曰自喻〕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燕丹子荊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理也色顏色也〕其次不辱辭令〔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詘體受辱〔詘體謂被縲繫〕其

次易服受辱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棰以杖擊也箠與棰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箠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也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刑也最下腐刑極矣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周禮注曰穽地為塹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擭敛乃穽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士有畫地為

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聲也臣賛曰以為患吏刻暴雖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敎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良切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王劭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李斯相也具於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

之術入秦泰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幷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讒乃具斯五刑要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人斷舌故言具具謂五刑也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械謂桎梏也

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因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説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

者死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寔無謀反檻車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梏拲而桎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梏兩手同械曰拲在足曰桎韋昭曰梏兩手合也梏音告拲音拱桎之栗切

季布為朱家鉗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

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 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徙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為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夫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張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灑掃張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懌夫乃自往迎之蚡尚臥駕往又徐行夫益怒迺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

方賢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廼效兒女曹呫囁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胸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藉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夫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

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念父母顧妻子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縲紲之辱哉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

破虜為奴隷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濟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婦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廣雅曰倜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

拘韋昭曰羑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之也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聞彊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王也王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孫子臏腳兵法脩列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臏乃陰使人召臏臏至涓恐其賢於己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于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

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遂大破魏軍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正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

韓非囚秦說難孤

憤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削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為于偽切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郭璞曰音指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已之志及如左丘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空文謂文章也自見已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兹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

也

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汙烏臥切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莊子曰哀公問仲尼曰衞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

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論語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欲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力割切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生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秪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

楊子幼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

免爲庶人惲旣已失爵位遂卽歸家閒居自治産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誡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爲可憐之意不當治産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底致也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爲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矇賜書敎督以所不及爾雅曰督正也慇懃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猥猶曲也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己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應劭曰舊日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飡之責久矣〔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

素飡兮懷祿貪勢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貴位不懷厚祿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公車門所在也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高欲以法誅將軍塞責豈得全其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于地伏惟聖王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日廣論語曰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竊自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

身率妻子戮力耕桑（國語曰戮力一心）灌園治産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斂）不意當復用此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没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叩缶而呼嗚嗚）

以耳者真秦聲也

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張晏漢書注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頃豆落而為萁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力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什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污烏臥切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言處下流為衆惡毀所舉不寒而慄雖

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之者庶人之事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也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

下離舊土謂去西河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性之本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

孔文舉典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傅毅詩曰徂年如流勘兹暇日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公謂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爾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子也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

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縶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論語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左氏傳晉行人子員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

以招絶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賫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骨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朞年而千里馬至者三馬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絶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益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

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讐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切臨溺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音獸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叔元

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厲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貴軍食不從其令將欲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人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時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共叔段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李陵書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族

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恭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匹夫賸母尚能致命一飡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畋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飡以餔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羮而亡國以一飡而獲二死士賸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

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起拜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形何以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

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以區區之求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

見其不知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纔邪之諛言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微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微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戒本云永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

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范曄後漢書曰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啼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書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㑋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得文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猒亦欲令陳

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勸故自竭老夫之思（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二麁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工）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漢書韓安國曰强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繒之細者曰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

令常有漢書淮南王安尚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讐大邦毛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讐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材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者莫不傷氣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山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掃師徒無恐雄牧不臨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

不敵哉左氏傳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莫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晉也下愚指鬼方等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麾力而切猶無所救竊又疑焉文帝答當洪書曰今魯罪無苗桀惡稔厲拚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騁奔牛之狂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殷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號之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

季梁猶在強楚挫謀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少師董成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隨賢臣也暨至眾賢奔絀勑律切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

王曰善吾請無攻也**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周地圖記曰襃谷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圜陣三曰牡陣四曰牝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焉肯土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内發**設**

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綿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遊雎息惟切渙者學藻繢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雎水經其北傳云雎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宗廟御服焉閒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吾黨之小子

狂簡斐然成章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七靖切人邴原別傳曰原遊學詣孫崧崧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予屈原曰騏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鴻雀戢翼於污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在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雁高飛不集污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廄置之外廄及其整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

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

爾雅曰晨風鸇也毛詩曰隰有六駁毛萇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

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孟康漢書曰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謔笑大噱說文曰噱大笑也

文選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四十二至四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録監生臣薛夢陽

文選卷四十二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與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策薨周瑜魯肅諫權曰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茂才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心既忿恨意不自安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

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李浮浮對曰陛下肯倚為北道王人寵謂至當廷闇握手交歡並坐令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盧綰嫌畏於己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無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廼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

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揚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滁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貸他改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如恩貸也貸或為貳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蘇秦

謂齊王曰此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

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告之母母乃投杼而起

夫雄心能無憤發

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强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王也從牛子也從戎為後非也

仁君年壯氣盛緒

信所疑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雞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顧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道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常恐因而生隙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

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其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飜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懟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小事忿恨前好謂婚姻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

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荊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言荊州之土非我所分今盡以與君寶冀取其餘地耳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北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北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荊州之土不復還我哉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切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漢書高帝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

誰爲守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是以至情願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漅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兵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畧徵令內移轉相驚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兵志注曰漅祖了切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已榮左氏傳楚子曰安入之亂以爲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廻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

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影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為輔氏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北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

深以微知著耳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囂亡歸天水招聚其民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徇諸隴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强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浮與彭寵書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通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遂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遂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公佗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梁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

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從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

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揚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傳曰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靡復之義毛詩曰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周易曰靡復吉

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與朝歌令吳質書典畧曰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恙憂也塗路雖局官守有限爾雅曰局近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願言之懷良不可任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誠不可望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彈棊閒設終以六博藝經曰棊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棊先補角世說曰彈棊出魏宮大體以巾角拂棊子也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士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一哀又繼之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鵩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患莊子曰假以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毛詩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人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典畧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行猶且也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畧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偉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

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而不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狐行孔吟而抆淚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孫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言其詩之善者時人不能逮也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子期死伯牙乃破琴絶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

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厭浮語虛辭耳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豹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古詩曰晝

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吁吸以於邑丕白

與鍾大理書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畧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毛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垂棘見下文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歛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

之名器也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不如其玉也棄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以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和璧入秦相如抗節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厲義道乎至德竊見王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寳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眞私願不果饑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饑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會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說文曰抃附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忍遺厚見周稱周稱謂繇書也鄴騎既到寳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内震駭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也

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纏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羲氏之易煥兮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誑史記趙惠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修數與修書論諸才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荆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袁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冰碧絜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時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德璉南頓人也近許都故曰北魏修

(太尉之子故曰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

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戲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論語曰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古卧切若人辭不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曰魯哀公曰嗚呼尼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于戀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于斷丁段切割戰國策蘇秦説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阿陸斷牛馬水擊鴻鴈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而好詆丁禮切訶呼歌切文章掎居綺

切摭之石切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又曰掎偏引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徂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旦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畧曰齊有稷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衆漢書鄭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切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呂氏春秋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隨而不去咸池六

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聲儀曰黄帝樂曰咸池漢書曰令往僕少小所著辭賦顓頊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一道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為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荅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楊子法言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吾雖德薄位為蕃侯

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戮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一召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

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典畧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欲頌曰侍帝王之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毛詩曰彌終也若夫觴酌陵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鷹揚已見工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工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史記曰荊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過屠門而大嚼疾躍切雖不得肉貴且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尚書曰泗濱浮磬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謂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

風答賓戲曰搞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楚辭曰秋風劉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所治謂朝歌可令憙許記切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也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子曰堯舜其猶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令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

妓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且改轍而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

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廻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廻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益昭明移之與李重之書想應耳

答東阿王書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升東嶽而知衆山邐迤況

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況也　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尚書曰要因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聞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陳富當畜三牸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　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

而行觴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思死反雖侍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燿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贊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火爰切三窟之效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

因燒其券入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無所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兔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凡此數者乃質

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悄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仲父仲尼也老氏老子也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詩曰既載清酤又曰嘉肴脾臄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絶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媞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斯盛德

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徽又曰二八齊容起鄭舞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燿華屋而憘洞房周禮曰靈鼓靈鼓也耳嘈嘈於無聞情蹺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家語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賓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又況權備夫何足視

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擇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聲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荅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爾雅曰面慙曰赧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

訓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五百人也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注曰武跡也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

者也淮南子曰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公琰前日曹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璩璩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

傳荀息曰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

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識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晝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

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晝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令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鱎也其為魚味薄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之為魚博而厚味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晝所謂楊鱎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為綸芒針為鉤荊䔧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齕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

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齕之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使鮮魚出於潛淵芳香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媵爵鄭玄曰今文媵多作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姊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

史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廼令剌史從後閤出去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漢書曰諸博士共待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

子瑕請飲莊王許諾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休公羊傳注曰適遇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樂也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闉闍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又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

又曰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闉音因闍音都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黄初中為散騎黄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黄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猥復超超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溥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揚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

義未詳　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漢書曰揚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　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習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遇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　悲風起於閨闥紅塵散於机榻幸有衣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左氏傳楚宰薳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有似周黨之過平聲　閔子東觀漢記曰太

原閔貢字仲叔與閔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也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蔡邕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見魚逝其勢然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零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璉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剩切之煩

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憇雲漢之詩何以過此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芘陰而處也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以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馬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倛醜也高誘曰倛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昔夏禹之

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盱音紆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鄽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鄽音酈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寗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善

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閒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矇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風伯掃途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祭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

肅肅又曰為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夏增加擬於崑崙高跡曰大夏大屋也涼或作椋非也扶寸肴脩味踰方丈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菀音鬱柳之下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菀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楚辭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萇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曹植與吳季仲書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子餘切讚善便嬛一緣切稱妙何其樂哉列子詹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鈞鍼芳餌加以

詹何便嬛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便嬛白翁時人也七發曰蜎蠉詹何之倫然便嬛御蜎蠉也

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遯於京臺無以過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京臺已見應休璉與滿公琰書班嗣之書信不虛矣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蹞廛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湫隘蹞塵不可居思樂汶上發於寤寐論語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

聘之囂囂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鄧惲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惲容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尚書曰民墜塗炭

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沉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

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莞音管

然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

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

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駿奔走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且官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覊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成之後唯有金氏

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執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無或遊言以憎邑邑禮記曰大人不

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為朱明相見在近故不復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四十二